

洪北江詩文集

四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七

陽湖洪亮吉著

上石經館總裁書

亮吉頓首肅啓閣師石經總裁執事昨奉

諭旨辦理石經并

諭以蔣衡所寫進十三經爲底本鴻都門側建立百碑務
本坊南書從一體雲臺辨難之旨定自禁中開元御製之
篇冠于碑首士生今日千載一時又欣值執事以上袞之
尊嚴領羣經之問答總司祕籍董率羣賢此則鸞臺鳳閣
別標監領之名虎觀麟洲雅重諸儒之選本日復派亮吉
等四人預司其事老聃之守柱下子政之居閣中自問何

人敢同前哲承命之下欣悚交并伏以

聖朝舉事度越百王況石刻流傳將貽萬古是必博稽羣
籍參以昔賢訂蜀宋之叢殘校漢唐之昔誤其體則括一
字二字三字爰定厥中其字則準大經中經小經俾分其
任子思子之言曰以俟聖人而不惑張伯松之言曰懸諸
日月而不刊迨今日執事及諸君子之任乎若亮吉者與
天祿石渠之選已愧非才掌三皇五帝之書尤慙無任竊
見兩年之限校讎既有程期而旬日之間義例仍難畫一
此則屢承垂詢之餘私心有不能已者也又自計于石經
一事不爲無緣早從江左之使車壯入咸秦之節署于學
士則贊成其事熒耀三十七年安徽學于侍郎則助校其

訛

韓隆五十年陝西巡撫畢沅

呈

實先儒之庶摩京兆之叢

碑從好古之家識熹平之殘字南仲篆書搜于覈學光堯御筆拓自錢塘每有遺文悉歸瀏覽又況書編隸釋仿自先臣閣建蓬萊不無家學今復忝預掌書之任廁身祕閣之中雖識大識小事有不同而盡美盡善期于無負輒不自量謹撰上二十四條各約舉一二事尚祈執事于機務之暇察其愚昧之誠不棄芻蕘賜之采擇雖義難徧及而餘庶類推倘可施行乞頒本館

一經注參錯宜正也易序卦履者禮也四字旣誤以經而作注儀禮下言爲世父母二十一字又誤以注而作經左傳上天降災四十二字又并非注而誤作經之類

一前後倒置宜正也穀梁僖二十年釋宋公三字當在外
釋不志之上尚書武成王若曰十二字又誤移大告武
成之下

一脫文宜補也大易童蒙求我中乃脫來論語賜也賢乎
下應增我

一又有因數字之脫而上下不貫者宜補也左傳桓十三
年淇水二字全脫而亂次以濟之義不明可以證釋文
者酈元之注也論語子貢章樂道二字脫一而富而好
禮之文不配可以證孔傳者皇侃義疏也

一衍文宜去也易傳坤至柔上衍文言曰三字禮雜記君
之母與妻上復衍君之二字之

一又有因一句之衍而文義不續者宜削也易傳衍變則通三字而德明之本尚可並行禮記衍舞斯愠三字而貢父之編遂生異議

一因一字之別而本義全乖者宜改也儀禮司射實解之實誤爲賓而洗升之文難喻左傳旦辟左右之旦誤爲且而厥夢之符不彰

一前後宜畫一也易包字凡十見而苞桑之苞獨从草孟子饑字凡六見而無饑之饑獨作幾句踐之句並从口而間亦作厶盤桓之磐本作般而又或加石
一偏旁宜急削也暮从二日憾有兩心添木爲榭加草于臧卽且之側从虫胡連之旁置玉此類殊多亦難畢數

他若本之爲本暴之作暴磷莖之在魯論飴苾之留孟
子更爲別字之尤又屬全文當改

一字有誤自魏晉以前者儀禮則祧初从濯風詩則祊本
爲繫大易陰凝叔重尚知其俗春秋衿服當陽已改爲
均

一字有誤自唐宋以前者著訛爲葢幸有賈逵之注可證
說文憲誤爲漣倘非鴻烈之編誰明古義此上二端並
宜裁定

一字雖非俗而亦當定从本字者如論語後彫之當作凋
左傳絺綌之當作紵是也

一同一俗字當酌去其已甚者拖地皆論語袍紳之別字

與其从拖不若从陸氏之拖爲得濱濱皆類之或文與其作濱不若从廣雅之濱爲是

一經不可改从注也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康成謙讀作慊而近刻卽改爲慊周禮九嬪贊王杜子春王讀爲玉而各本依改爲玉

一此經有可以彼經改者同一引書則大學篇一个臣之類移从公羊傳作一介爲是

一此經有必不可以彼經改者各存古字則公羊傳鄭伯取之字今改从左傳水作伯堅爲非

一有因上下文而誤者亦當改正也左傳僖廿八年齊侯二字以上文而誤重論語子路章輕裘二字因下章而

竄改

一前代之制宜改也秦并天下皐乃从非漢戒羣臣對初
離口著火德之符改从水之洛爲雒表金刀之讖易處
者之留爲劉以迄新莽疊文之誤開元顏字之訛字苑
出而影始从彡草書行而修訛从羽繼之作綫城之作
圻匡之仵匡桓之作栢之類旣事隔于數朝悉當从乎
釐正

一漢石經有急宜从者子游之爲子旂石碣之爲石踏大
易先心之文尚書微言之字此類亦多畧標一二

一唐石經有宜酌从者尚書視乃烈祖之烈作厥左傳其
氣燄以取之之燄作炎風詩禮矣不誤从禾論語德衰

下仍加也至其失者則于干不辨專專不明此類殊多亦難枚舉

一兩宋石經有可從有不可從者南仲號工篆籀之文乃以豐而配禮光堯始準宣和之詔復易陂而作頗

一唐宋石經外刊本宜搜羅也夫毛居正之正誤藉讎監本之訛晁公武之遺書足校石經之失吳興沈氏之刻相臺岳氏之編本留淳化與閩本以兼行堂號永懷較汲古而稍善此則並可博搜以襄盛舉

一字當以說文爲本而從否亦當斟酌者字書無覲字則覲當从繫傳本作儋舊文無晒字則晒當从淳化本作𣎵以及份份之在論語增增之在風詩此急宜從者也

至若文馬之爲媽馬戚施之作𩚑𩚑不妨存此異文可不改从古字又況荊之誤莪麗之从薤均後所誤加不堪依據

一本當以釋文爲據而錄取亦當鑒別者如論語襁負之作緇負易鞶帶之爲鞶帶以隋唐之大儒反有愧宋元之監本又況尚書一冊宋人之補釋爲多周易二經近刻之脫文不少能無待精識之去留與碩儒之裁決哉此上凡四條未知有當與否幸有以教正之

釋大別山一篇寄邵編修晉涵

今俗以漢水入江左側之山爲大別山始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余每不爲然今細核之益知無據尚書正義稱鄭

康成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書地理志六安國

安豐縣班固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孔穎達尚書正義云地理志無大別唐人

黽黹酈道元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云大別漢東山名也

在安豐縣南康成注經如此孟堅著史若彼春秋土地京

相有其明徵禹貢山川漢儒均無別義此一證也水經江

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道元注

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

衡北翼際山旁者也自道元注經以迄君卿作典祇標魯

翼之名無有別山之號此二證也首疑大別山不在安豐

者自杜預預於地理既非所長然終不敢遽指翼際山爲

大別蓋其時去漢尚近而同時裴秀京相璠等於地理又

屬專家必知翼際大別二山不可混而爲一故止云然則二別在江夏界姑設疑詞以啟來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奪茲舊義此三證也必知翼際非大別山又實有據道元于江水下引地說云漢與江合于翼際山旁于沔水下又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坂南與江合夫同云地說則必出於一人或一書而一則云翼際之山一則云大別之坂各標一號明係二山此四證也杜預之所疑者不過因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以爲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在安豐今細繹傳文吳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則吳師在漢北楚在漢南楚司馬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在漢南沿

水與之上下以綴吳師而已則往漢北故云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今方城山在南陽府葉縣南大隧直轅冥阨皆在汝南府信陽州界均漢水以北之地也下又云子濟漢而伐之蓋楚都郢在漢南濟水始至漢北及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已在漢北矣推此則大別小別皆淮南漢北之山大別旣在安豐則小別在今光黃之間豈有吳師自淮而南未及交戰先自退五六百里之地至今之沔口者乎且楚都郢卽至沔口亦不過沿漢而東何得云濟此五證也夫師行三十吉行五十至于轉戰則道里不常若疑距漢稍遠則傳所云大隧直轅冥阨及下云塞城口而入皆距漢在五百里以外又

可以去漢較遠疑之乎此六證也夫欲求大別小別所在
必先求柏舉所在柏舉之地杜預不詳高誘注呂覽京璠
釋春秋雖或云楚鄙或云漢東皆無指實惟墨子非攻篇
云吳闔閭次注林出于冥阨之徑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
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已出
隘而西楚事不可爲矣夫云出隘而西則已出今信陽州
之隘卽上所云大隧直轅冥阨也據此而推則柏舉當在
今黃隨左右京相璠云柏舉在漢東最諦又按水經注舉
水出龜頭山今山在黃州府麻城縣東相近有黃檠山圖
經亦云舉水出黃檠山也檠柏聲同則柏舉或卽在此吉
甫亦知春秋柏舉爲龜頭山而乃移二別至漢南入江之

處可乎又傳文云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下始云二師陳于柏舉則并當求自大別至柏舉之道今麻城縣東北至河南商城縣七十里商城縣東至安徽霍邱縣一百十五里而龜頭山又在麻城縣東六十里大別山又在霍邱縣西南九十里則自大別西至柏舉實不出三十餘里可以按圖而索此七證也柏舉下卽云吳從楚師及清發杜預不注所在水經潁水又南過安陸縣西道元注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師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潁水又兼清水之目矣是清發在安陸縣漢安陸縣兼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今考麻城西南至黃陂縣七十里黃陂西至孝感縣六十里孝感西至雲夢縣十里是柏舉至清發又約

百三四十里皆自東北而漸至西南此八證也下又云敗
諸雍澐禹貢云過三澐至于大別鄭注三澐水名在江夏
竟陵之界今澐水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南流入天門縣
爲汭水雍澐或取雍遏之義與沔水有死沔之稱同又吉甫
爲岳州巴陵縣南十一里之澐湖足下于澐反入下正義
取之無論近舍禹貢遠取唐賢今考巴陵又在荊州府東
南四五百里又隔大江吳欲至郢必不反越郢而遠詣巴
陵司馬自息還敗吳師于此司馬必不舍國都而遠趨江
外其種種謬誤殊不足辯又澐湖本名翁湖見道元注其
水實沅湘澧沔之餘波非河水決出而復入者足下欲明
雅訓而反引此以蓋至此漸趨而南距郢都不過一百餘
汭經殊非所望矣
里故下復統而言之云五戰及郢也傳文及字甚明斷無
理傳又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澐雍澐正在
息及郢之中道里適合蓋禹貢導水由西而東故先言三